

认识 E·B·怀特,是从他的童话《夏洛的网》开始的。那是 2005 年 1 月,很冷的日子里,年逾 80 的老作家任溶溶先生,将他新出版的译作《夏洛的网》送给我,使我得以在阅读中拥有了一个温暖的冬天。这真是几近完美的故事:在谷仓前的空场上,一只叫威尔伯的小猪,一只叫夏洛的蜘蛛,还有一个叫弗恩的小姑娘,他们共同经

历了生、死与复活。我读着故事,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纯粹,我用童话般的想象去揣摩怀特该是怎样的一个人,我觉得他在现实生活里可能面对的也是很纯粹的东西。

今年夏天伊始,我偶然地看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怀特的随笔集《这就是纽约》和《重游缅甸》,我慢慢地阅读起来。我不能不放慢速度——因为怀特迷人的文字不容你一扫而过,总是让你情不自禁地流连其中;因为我发现怀特是现时忙碌慌乱生活中可以慰藉心灵的朋友。

随笔集里的文章大多首发于《纽约客》,与本优雅、诙谐的杂志相吻合,尽管时常有犀利的诘问和议论,但怀特的笔触更多的是传达给人们以温暖和关怀。与我先前的想象不一样,其实,生活中的怀特面对的是许多的复杂,何况他还是个相当敏感的人,所以,一切的一切都让他感到不安。我是坐在早晨的公交车上读完那篇《这就是纽约》的,我惊异于怀特用那么琐碎却又贴切的文字,细致入微地描摹每一处街道,每一个台阶,每一格窗户,以及投在窗棂上的跳动的反光,以及窗子里忽而亢奋忽而沮丧的人,由此带我们走过夏日午后宁

寂的纽约的每一个角落,看尽外表和内里的斑斑驳驳,并调动着我们的感觉,差不多是零距离地触摸着纽约城数百年嬗变中的片断。当我所坐的车子钻出河南路隧道的那一刻,我竟恍若隔世,此时,怀特不安的声音犹如他笔下描述的,似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轰然掠过:“这座城市,在它漫长的历史上,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。”

与怀特交织的夏天

读《重游缅甸》是在这个炎夏的夜晚。难挡的酷暑让人变得浮躁,而浮躁中的人没有

静谧的心境,感觉迟钝而木讷,多少创意的灵感都被淹没了。还好有怀特。怀特也是在八月的夏天去的缅甸,湖面宁静,满眼是睡莲的浮叶。怀特写道:“我们去钓鱼。我摸摸鱼饵盒子里覆盖鱼虫的潮湿苔藓,看见蜻蜓贴了水面翻飞,落在钓竿梢头。蜻蜓的飞临,让我确信,一切都不曾改变,专注了。我想,时光并没有流逝。”这样的心境自然可以让人渐渐安静下来,心甘情愿地远离喧嚣,用心去发现、去感触周遭的物,周遭的人,周遭的故事。说实话,长久的浮躁已让我们变得愚钝,沉溺诱惑的目光四散得都很难收拢,不要说专注了。我想,怀特正是有了宁和的心,才会去专注地观察在那谷仓的门梁上编织蛛网的蜘蛛,而这样的专注使他获得了悲天悯人的情怀。现在,我明白了,怀特的温暖正源于这样的情怀,所以,他才可能如此体验着,解析着,告诉着。

怀特说,我生活的主题就是,面对复杂,保持欢喜。我在这个因阅读而与怀特交织的夏天,还明白了一个道理,那便是即使生活中没有纯粹的东西,也要由纯粹的境界来支撑,用自己的欢喜和专注,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与发现,化浊为净。

朱新昌的中国画

上海的中国画一向以创新入世,上海画家有勇气包融新学,敢做新学问,所以上海有名的画家大多以新学而雁过留声。改革开放近三十年,上海的画风更以一日千里之势朝创新之路上迅跑,时尚新风层出不穷。但艺术有它自身特殊的发展,回顾瞻望,使清新之风厚实起来,是上海画家要做的功课。朱新昌的绘画发展过程正经此道。朱新昌刚从南京到上海时,有几幅作品都是以新形式描绘当代人的生活,春风清绿,一下子为创新为先的上海画坛所拥抱。近年,朱新昌进入上海中国画院,成了一位研究中国画的专家,研究的对象深入了,从体味生活到研究中国画本体语言,用专业的话来说,中国笔墨是中国艺术的母语。近来我读《吴湖帆文集》,吴湖帆几乎每天收集并考据古书画,不用说后生了。可见,专业的中国画家对古书画的研习都是必修课。朱新昌近年的人物画风貌清新雅致,神韵超然,但骨子越见挺拔。如吴湖帆评恽南田的画“潇洒旷达”,很有一番新曲新调。

王国维说,艺术的所谓新旧、古今、中西之分,意在心领神会。恽南田的画在清朝时神逸骨质,如同士人之心,是很创新的,所以博得了吴湖帆等近代大家的青睐。也可见,画家对古画深入了解后,也会对自身的创作投入更大的热情,生发出进一步的创新欲望。其实恽南田等艺术家对新生也是崇尚而力行的,他们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。只是国画的特殊性,令他们必须在构建新风的同时,非得使根枝一起丰茂。朱新昌在这方面有积累,南京的南唐古风本是描活簪花仕女,一番生动活泼新风春意。这几年上海的画风在海洋文化的营造下再度兴起新风,画面越见宏大,这样的色彩产生出又一种别样的新姿。朱新昌的画面色彩如敦煌壁画,华丽高逸。张大千、谢稚柳等人曾将海洋文化的神质融入古画风中,朱新昌一番顿悟,令人物姿态呈现出新现代的丽人行。

“秋风秋雨愁杀人”,是鉴湖女侠秋瑾的绝命诗,今朝丽日当头,晴空如洗,摄影师看天气比气象台还准,拍秋瑾在轩亭口就义一场,街上早已万人空巷,已塞得满满当当的,化妆师和我商量:“今天你提早化妆,让演秋瑾的李秀明多睡一会,她的戏挺重的。”不成文法,小车让大车,我答应了,早早化了妆到茶馆店里猫着,剧务急急来:“老周帮帮忙,秩序太乱,请你管好这一段,别让人在墙头上探看。”我演疯和尚,全身灰头土脸,只能觑着脸到街上去维持秩序。

制作人忽见有一汉子胸口长毛飘然,像美髯公的胡子跑到他胸口去了,便叫我去动员他来演刽子手,说我当演员的有一条莲花妙舌,定能说服他。可他一口越语,严词拒绝:“嚟西?叫俺去杀秋瑾?俺绍兴城勿想住哉!杀西太后贵福俺去,杀秋瑾,八人大轿也抬勿俺出去哎!”

听了这样掷地有声的话,百年前的事,至今烈士的英魂尤烈,想起“热血洒去化碧涛”的诗句来,华人浩气,万世不灭呀!

上世纪 50 年代初,卫生界进行了一场批判当时有人企图扼杀中医的运动,在这一大背景下,原广慈医院开始筹备建立中医科。1954 年 9 月,中医科正式建立,主要由当时在社会上挂牌执业,有一定声望的中医师组成。

我来无锡章氏中医世家,原先与其他中医界人士一起集资筹建了老闸区第一联合诊所,负责中医外科。1956 年进入成立后正在“招兵买马”的广慈医院中医科,一直到 1988 年退休,我是建科初期至今唯一仍然建在的医师。

在五六十年代西医医疗技术和医药资源较为有限的情况下,人才济济的中医科为许多



天津有一座洋溢着欧洲风情的法式小洋楼,经过商界“奇才”张连志四年精心打磨,如今华丽“变身”,披上由古代瓷片织成的“中式外衣”,变得古色古香,堪称一绝,成为津门的一道亮丽的风景,赢得海内外游人驻足观望。

认识“瓷屋”主人、古文物收藏家张连志先生,纯属偶然。张连志对古陶瓷情有独钟。三年前,拙作《寻访中华名窑》出版,他得到后,竟然一口气读至凌晨四点半,并想方设法找到我的手机号码,给我发了长长的信息,告诉我他正在建造一座“瓷屋”。有如此执著而充满激情的读者和知音,让我大为感动。前月,在连志兄陪同下,我实地考察了这座“瓷屋”。

“瓷屋”位于和平区赤峰道上,地处繁华闹市区,张学良将军的府邸离它一步之遥。“瓷屋”的面积近 4000 平方米,顶部用数十万块古瓷片镶嵌成一条长达 768 米的“龙”的浮雕,仰望那条横空出世的长龙,只见四

秋风秋雨

志俊

病人解决了病痛。我在继承家传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发展,尤以诊治乳腺炎、湿疹、骨结核、骨髓炎等疾病为特色。曾有一位清洁工,因为擦窗户摔伤骨折,医院给他包扎上石膏作固定,但是迟迟不愈,后来我为其诊治,先卸下石膏固定,然后用手摸诊,发现肿块内尽是淤血,如果不把淤血取出,就不能自行吸收,那么肿块和腿伤就不能痊愈,甚至可能恶化。我对病人说,如果你相信我,我就帮你开刀,不取分文。后来一刀之下,破了肿块,流出很多淤血,包扎以后很快就痊愈了。

周祥云缭绕,最显眼的是其中刻意拼出的 china 醒目图案。陶瓷情,中国心,站在那里,我能感受到“瓷屋”主人心中荡漾着的崇敬和自豪。

高大的洋楼,上上下下全都贴满了碎瓷片,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的各个窑口瓷片,在阳光的照耀下,熠熠闪光,别有一番风情。更让人叫绝的是,屋内墙上挂着的,竟然都是工匠师傅们用古瓷片拼贴成的古今中外的名人字画。仔细观来,墙壁上挂有各个朝代书画大师的代表作,如唐代《五牛图》、宋代《古木怪石图》、元代《鹰松图》等,每层楼都有四至五幅不等,从米芾到徐悲鸿,从《捣练图》到《蒙娜丽莎》,不一而足。“瓷屋”的围墙被称之为“平安墙”,“平”取谐音“瓶”而来。因为这围墙是由整整 635 个民国和晚清时期的古瓷瓶垒砌串联而成的,看上去气势非凡。

为装饰这座“瓷屋”,主人已用掉四千多件古瓷器,四百多件汉白玉石雕和二十多吨水晶石与玛瑙,近百只瓷猫枕,三百多个年代不等、大小不一的石狮子等。独特的创意,巨大的投资,出人意料,又在情理之中。正如主人告诉我的,只是因为喜欢,只是因为爱。

张连志说,他从小就喜欢古文物,家里的青花瓶、老式木椅等,都让他爱不释手。而建造“瓷房子”的灵感,直接来自于当年他自己创建的天津首家私人博物馆——华蕴博物馆。华蕴博物馆有一面古瓷碎片镶嵌的墙,这面墙在 2002 年时曾赢得了来津的各国财长的好评。为了让世人进一步认识中国瓷器,向世界展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,张连志有了装饰瓷屋的念头。在这一点上,我与张连志的想法一致,于是我们有了更多的认同感。

置身云翻水逝、潮涨潮落的现代社会,面临商海钱浪和物欲世界与日俱增的重重诱惑,我常常想,我们虽

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”这是陶渊明的名句。从字面上看,这两句诗,似乎很平常,诗人在家门东面的篱笆下俯身采一朵野菊花,抬起头来,无意中看到了远方的山峰。诗中没有深入细腻的描绘,也没有夸张的形容,只有“悠然”两字,是对诗中人情状的描写。为什么这两句诗使那么多人心生共鸣?千百年来,不知有多少人引用这两句诗,表达一种悠闲的生活状态,一种超然宁静的精神状态。

这两句诗出自陶渊明组诗《饮酒》,这组诗,共二十首,“采菊东篱下”,只是其中一首,全诗如下:

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?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

陶渊明是一个拒绝了尘世烦扰的乡间隐士,这首诗,是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。此诗的前面四句,很有意思。诗人“结庐”隐居的地方,是在“人境”,并非世外桃源,却听不见车马喧闹,这怎么可能?诗人自问自答,答案是:“心远地自偏”,意思是,只要精神上远离了人间喧嚣倾轧,周围的环境自会变得清静。接下来,就是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了。这是诗人对自己的生活情景的生动描绘。一个采花的动作,一次无意的遥望,表现出人和风景之间最自然交流,“悠然”两字,显然是点睛之墨,诗人的神态、心情,都被烘托了出来。苏东坡曾这样评论这两句诗:“采菊之次,偶然见山,初不用意,而境与意会,故可喜也”。再下面两句,是对南山风景的进一步描绘,晚霞如锦,飞鸟投林,一派宁静优美和安谧,这也是诗人心境的写照。最后两句,意味深长。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”,此中真意是什么?那必定是深邃博大的人生哲理,穷极宇宙人寰,然而诗人却没有说出答案,只有无声的“忘言”,留给读者无限阔大的想象空间。这两句诗,使我想起泰戈尔《飞鸟集》的句子:“小道理可以用文字说明,大道理只有沉默”。

陶渊明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。有人评断,汉魏南北朝八百年间,没有一个诗人的成就可以和他相提并论。从对后代的影响来看,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。他写了大量的田园诗,表达了对大自然和劳动者的亲近,那种淡泊真实,情景交融,在古代诗人中难有人与之比肩。他的《桃花源诗并记》,描绘了一个脱离尘世喧嚣的人间乌托邦,那种对理想的追寻和沉浸,至今仍让人神往。在喧嚣的时代,读一下陶渊明的诗,可以使人沉静。

不耽奢望像古人那样,身处忧患困穷仍不求显达,但人总要为自己的国家做点力所能及之事。瓷器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信息,每一件瓷器都凝聚着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。现在,张连志的“瓷屋”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亲手摸一摸古瓷,平抚心绪,品品它的“瓷光釉色”,掂掂它的“胎骨”分量,看看她的温润细腻,难道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陶瓷文化的传播吗!

我为瓷屋赞叹,更为张连志的作为叫好。近日,我应邀挥毫为之题写了匾额——“中华瓷屋”,以示恭贺。愿大家都能领略瓷屋的魅力,领略中国瓷器的魅力!

哑背疯

卜点

舞蹈家戴爱莲名作《哑子背疯》自谓得自于桂剧、川剧,为名伶小飞燕杰作,驰名西南各省。

其实此舞蹈艺术形式越南、印度与中亚等国也有,旧时我国东南各省地方戏中也时有演出,绍兴目莲戏中也有《背疯》,旦角胸前装一老人头,谓是老翁背负哑女,赶路山行,状甚艰难困苦,按目莲为如来十六弟子之一的大目犍连之转讹,目莲戏则多与佛经故事有关也。

对于急性乳腺炎(俗称“奶节”),患者通常比较痛苦,甚至高烧不退。而当时药品短缺,抗生素价格较贵,且疗效对此病不明显。我在家传专业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,采用按摩、牵引乳头、切开引流、敷生肌饼发敷等方法,效果立竿见影,为许多患者解决了病痛。我还对妇女乳房疾病研制出“362”专方,并在全国学术会议上公之于众,造福于民。

我还与西医的兄弟科室如口腔科和妇科合作,开展中西医结合诊治,病种不断有所扩大。如开展“口眼干燥、关节炎综合

明日介绍
瑞金医院耳鼻喉科的创立与成长

百年瑞金